

論語徵集覽

四

里仁

仁12
91
40



門 〇 〇 〇
號 91
卷 4

宋書

子思子

論語徵集覽卷之四

長言不短 魏

何晏 集解

清叔不味 宋

朱熹 集註

意氣也 宋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鄭玄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

鄭玄曰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美

里者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得為知矣

見

卷之四

古義言里有仁厚之俗人猶以為美而居之擇所以處身者而不於仁豈得為知乎此言居之不美矣然人皆知擇居而至於處身則不知辨其是非多失於不仁是不智之甚也斯之謂不知類也

徵里仁為美古言孔子引之何者里訓居孟荀可徵焉居仁曰里仁非孔子時之言故知其為古言也擇不處仁焉得知孔子之言也何以知之變里為處也宋儒多謂孔子生知不假學取諸胸中以言殊不知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非先王法言不敢道也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而不與己心合則謂孔子自謙而勉人何其自信而不信聖人

我非生而知之者見述而篇先王法言已見

孟子引此見公孫丑篇居仁由義離婁篇居天下之廣居滕文公篇

荀子大略篇

之言也孟子引此章之言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曰居仁由義又曰居天下之廣居數言而不已蓋本於此古之學問守先王之法言至孟子雖多所發尚有孔門之遺者若是焉趙岐註孟子曰里居也可謂善解孟子者已荀子曰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註虛讀為居聲之誤也豈不然乎鄭玄解論語曰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猶之可矣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古今言雖殊安有謂仁者之里為仁焉者乎可謂謬矣朱子里

則善者固得當而不善者亦不至過惡若以惡人之心待人則善者未必得當而不善者必至於過惡此所以惟仁者能好人惡人也論曰宋儒以仁為理故以好惡當理解之即明鏡止水之意也蓋以無情視仁無欲解仁而不知仁之為德雖有淺深大小之差而未有不愛人之心而出者也故唯仁愛之人而後能好惡得當而不至於有刻薄褊私之弊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仁者之所理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徵 仁人之於民如和風甘雨之被物物得其養而莫不生長故其好人惡人皆有益於人也好之至用之惡之至退之用之使民被其澤退之使民免其害是好惡之有益於人也。是謂之能好惡人言其盡好惡之用也。朱子曰當理而無私心。程子曰

此語與前章無異
仁者之好惡人誠公正而無私然以公

得其公正。仁者之好惡人誠公正而無私然以公正無私求之者所以求之愈遠焉。且其公正無私豈能盡好惡之用哉。苟不盡好惡之用可謂不能好惡已。孔安國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者若是邪。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是也。然豈從流俗之謂哉以安民為心之謂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古 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

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古義言心之所向纔在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仁實德也纔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為人之怨惡為枉道故解無惡以為無為惡之事恤人之怨惡為枉道故解無惡以為無為惡之事矣此非聖人之意蓋已有可惡之實而為人所惡者固其道也改之可也己無可惡之實而或見惡者雖君子所不得免然聖人每教人以無怨惡于人者何哉世議甚公人心甚直苟為容悅則人必以容悅目之苟為人所賤其唯志於仁則不求為人所容而反為人所賤其唯志於仁則不求為人所容而寬裕慈惠人自不怨惡焉此聖人之所以貴無怨惡也詩曰在彼無怨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夫子又嘗答仲弓問仁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之意可見矣

徵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

顏淵篇仲弓問
仁子曰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
邦無怨在家無
怨

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此古來相傳之說莫尚焉
朱註苟誠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誠字作誠實之解非也孔曰誠能審其為語助矣
朱子尚疑其人雖志仁而未免有惡故解苟為誠
實耳然苟訓誠實它絕無之可謂鑿矣仁齋先生
曰纔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為人
之所惡也其解苟字得之然其所疑亦如朱子故
發惡字去聲而引孔子答仲弓在邦無怨在家無
怨然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則何翅志於仁而已乎故其所疑

終亦不能釋然焉。殊不知聖人之言。主教誨英才。故曰。苟能志於仁。則雖有惡。亦終歸於無惡焉。後儒但見言之當否。而不知聖人教誨之道也。大氏去惡不如求善。罰惡人不如用善人。去疾不如養元氣。天下之理一矣。故教誨之道。不欲人之務自去其惡。唯心在善。則自然無惡。況仁者衆善之長。志於仁則無惡。要之其終之辭也。古註為得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古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為君子。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子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古義**欲富貴而惡貧賤者。人之情也。然君子之必以其道故。苟不以其道。則雖得富貴而不處。得

貧賤而不去也。所謂道者，即仁也。故下段終言之。孟子稱伊尹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不顧也。此意爾。君子之所以名爲君子者，以其存仁也。若去仁，則何所成其名乎？造次急遽之意，顛沛偃仆之貌，此申言終食之間，其無違仁如此。非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此又言仁者安仁之意。或曰：仁之德大矣，何獨以富貴貧賤言之耶？曰：自古之人，固有見危授命，犯顏諫爭，奮然不顧身者。然至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則不能不殉物而動心。唯君子之心，常安於仁，故不處於不可處之富貴，而不去於不可去之貧賤。此其所以首而言之也。而至於終食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則端言仁之成德也。

徵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朱子曰：謂不當得而得之，是唯解字義已。苟唯解字義已，則未可以爲人之師矣。仁齋先生曰：所謂道者，即仁也。不處與不

陽貨曰見孟子
滕文公
曰見孟子

去豈容一其解乎。蓋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此言得富貴之道，即仁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得貧賤之道，即不仁也。仁則安富尊榮，不仁則反之。古聖人之教皆爾。陽貨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是小人之言。孟子引此，可謂好辨之過也。夫小人之富，千金萬金，非取諸人，則不積諸己。君子之富，千乘萬乘，人服人從，而安富尊榮，均之皆有其道矣。然君子之所以名富，既不與小人同，故所爲其道亦殊也。不仁而得富貴，是不以其道也。不可以爲君子，故不處。仁而得貧賤，是不以其道也。不害

於為君子。故不去。君子者有在上之德者也。故君尚諸子以名之。為人君止於仁。是在上之德也。君子而未仁。是雖有君子之名。而其實未成。故曰惡乎成名。後世儒者惑於陽貨之言。而不知聖人之心。故其道二字之義。終然不明矣。此章之言。相承之序。所以不順也。唯仁齋先生之解。可謂不得其辭。而得其心者已。孔子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與此章之言。實相發焉。蓋命也者。自彼而至者也。非我求之者也。不以其道而得富貴。是求富貴者也。故不

不知命堯曰篇

富而可求也述而篇

處不以其道而得貧賤。是不求而自至者也。故不去。知命而後。其心一於仁。一於仁而後。君子之名可成。此其所以相發也。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朱子解本諸。但曰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此其意以沛然流水貌。故取流離之義。殊為牽強。蓋古言於音而不於義者多矣。顛沛或顛覆之轉音。豈容以字解乎。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即依於仁也。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

之見也

古孔安國曰難復加也。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不仁者能為優。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不仁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仁。故云。

新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當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言好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其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易也。蓋疑詞有之。謂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疑詞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難。其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之然學。苟能實

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古尚加也。言好仁者。天下何善加之。若夫惡不仁者。誠知不仁之可惡。猶惡惡臭。亦可以為仁矣。然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加於其身耳。與好仁者固不同。矣。為仁由己。而由人哉。苟能一日用其力。則仁斯至矣。唯人肯用其力焉。耳。豈有用其力而不足者哉。蓋疑辭言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或有之矣。然我未見之也。耳。再言此以斷無有力之不足者也。好仁者。視人之不善。猶哀憫之。而欲其入于善也。惡不仁者。視人之不善。猶鷹隼之搏鳥雀。必痛拒絕之。二者。甚有逕庭。俱謂之成德。非也。或曰。夫子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而此亦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表記曰。無欲而好仁。誠為本。夫子難其人者。蓋以非仁之難能。而誠之難致也。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其等雖異。然皆發於誠心。非勉強之所能及。此夫子所以言未見也。

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此上等之
資質。其於仁也。皆不假用力。能爲之。上章仁者安
仁。智者利仁。成德之人也。此以好惡言之。乃性質
之異。故不同矣。朱註以成德解此章。非矣。蓋好仁
者。惡不仁者。皆不假用力。而我未見其人。用其力
而力不足者。我亦未見其人。是孔子所以勸人用
力於仁也。無以尚之。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此贊其
爲上等資質也。皇侃疏。李克曰。所好唯仁。無物以
尚之也。朱註因之。此釋好仁之心。皆通。但孔安國
得諸辭。爲勝。其爲仁矣。言其必能爲仁也。不則其

字矣。字皆不順也。朱註非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
於己。莫以尚焉。朱註以不仁者爲不仁之事。可謂
強矣。能不使不仁者加非義於己。此伯夷之行也。
其不爲不仁之人所累。此乃所以用力之易。故曰
其爲仁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
不足者乎。猶則也。言苟能用力。則人人皆可至。勸
辭也。朱子以爲歎辭。非矣。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爲得之。蓋語其極少
也。聖人族人之自信。不欲與人爭。故其語氣如此。

朱子加一偶字語勢迥別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古孔安國曰黨黨類小人之過當怒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

新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

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

古義黨朋類也指親戚僚友而言此為以過棄人者發凡人之於過不有無由而妄生者必因其親戚僚友而過故曰各於其黨正見其不可深咎也

曰觀過知仁則亦足見其就此而猶有可稱者也孟子曰管叔兄也周公也蓋聖人不深責人之過者以其所以為周公也蓋聖人不深責人之過者以其所以為周公也

人有自新之途而悔過自改則亦猶夫人故也論曰人之過也不生於薄而生於厚何也薄則防患遠害為身之計全而趨人之患緩故得無過也

徵觀過斯知仁矣蓋古語而孔子釋之也言觀群下之所過以知國君之仁也人眾人也黨鄉黨也

蓋朝廷宗廟之間君子所慎鮮有過矣但其於鄉黨親戚朋友所在其過不亦宜乎國人皆如此是

可以知國君仁德之化也古註憤憤非改觀作怒則不通矣朱註黨類也非古言矣尹氏曰於此觀

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然孔子豈曰知不仁乎

且仁人豈必俟其有過而知之乎。且觀者猶觀政
 觀俗觀人之觀。皆有歷觀意。可謂不穩已。果其言
 之是乎。當曰見過。皆不得其解。強為之說者。不可
 從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古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古義言人之不可不聞道。其急如此。此為託老衰或罹微恙而不肯為學者發。夫道者人之所以

子貢曰子張篇

為人之道也。為人而不聞之。則虛生耳。非與雞犬其伍。則草木與同朽。可不悲哉。苟一且得聞之。則得所以為人而終。故君子之死。曰終。言其不漸滅也。或曰。朝聞夕死。不亦太急乎。曰。不然也。人而不聞道。則雖生而無益。故夫子以朝聞夕死為可者。最示其不可不聞道之甚也。何謂太急。
徵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先王之道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謂孔子之時也。孔子所至訪求。汲汲乎弗已。恐其墜於地也。夕死可矣。孔子自言其求道之心。若是其甚也。後人不學詩。不知言語之道。本若是。故疑其過甚。古註曰。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可謂誤矣。朱註以道為事物當然之理。以聞為真知。以生順死安為說。遂流於老佛。不

可從矣。按蔡邕石經矣作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古無

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古義

朱氏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乎衣食以取足奉口體雖惡何足恥焉士而志于道其心既知所嚮矣而又恥惡衣惡食則其終必至於枉道殉物其不足與議道也必矣

徵士志於道言士必志於道也不連下句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內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

華嚴十科品

華嚴十科品

發慮此士之職得與議政未足與議者不足為士也君子從大體小人從小體故士志於先王之道其心在安民細民以營生為事其心在溫飽故恥惡衣惡食者無志者也朱註議於道士安得議於道乎程子曰心役乎外內外之說其家言已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古無

新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見壽明

古義朱氏曰適專主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事無適無莫可取則取可捨則捨。可去則去。可就則就。唯義之所在。非惟我之從。義亦與我相從。而不離也。義者天下至密者也。故精義然後能得無適莫。非無適莫而義之與從也。蓋無適則莫無莫。必適不能不倚。一偏其無適者。異端之不立。一法也。無莫者。俗士之不知所擇也。唯君子精義之至。無所偏倚。而後自能得無適莫焉。夫子嘗曰。無可無不可。蓋無不可之間。自有義存。非無可無不可。而又以義為主也。其謂無道以主之。幾於猖狂。自恣者。謬矣。

皇疏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

華嚴十行品

徵無適也無莫也。何晏曰。無所貪慕也。今本脫之。邢昺以為厚薄。朱註。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為有據。莫不肯也。未知何據。記幼讀佛經。似有此字。因搜諸僧。得無量壽經。華嚴經。皆有無

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下卷

所適莫之文。華嚴慧苑音義引蜀志。諸葛亮曰。事以覆疎。易奪為益。無適無莫為平。人情苦親親而疎疎。故適莫之道廢也。人皆樂人從己。不樂己從人。故易奪之義廢也。漢書註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於一切。無偏主親。無偏定疎。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疎。無量壽經。慧遠義疏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疎。璟興連義述文贊曰。適親也。莫疎也。乃知適莫為親疎者。古來相傳之說。而邢昺本諸。祇適莫無親疎之義。慧苑引漢書爾雅為確。親疎之義。由比字而生。比者親也。故以親疎為解者。

見書月

集賢卷之四

十四

乃論語之意也。故適莫一意。如無偏無黨耳。何晏以無所貪慕解之者。以此。今儒者多不讀佛經。殊不知孔穎達作正義。而古註多不傳。佛經疏釋。多作於六朝隋唐之世。故苑觀遠輿輦。皆睹它古註。援以解其書耳。如慧苑音義。鑿鑿乎有據。豈後世朱子所能及乎。韓退之謝顯道皆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殊不知無不可者。孔子之事。非常人之所能及也。此章者。君子之道。泛為凡人設訓。豈可混乎。祇韓愈解下句曰。惟有義者與相親比。得之。蓋言君子之於天下也。孰去孰就。惟有義者與相

韓說見筆解
謝說見集註
無可無不可微
子篇

天下歸仁顏淵
行五者於天下
陽貨篇

親比焉。是此章之意也。大氏天下歸仁。行五者於天下。凡以天下言者。皆主仁其所也。此章乃以義言之。則以語去就之道矣。至思孟以道與天下之人爭。而後動輒曰天下天下。不復主仁。後儒不知古言。故於古書言天下者。漫不之省也。朱子於此章。作一切解。乃至旁與佛老爭義之有無。大謬矣。嗚呼。君子豈無親疎。此特語去就之道耳。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古孔安國曰。懷安也。孔安國曰。重遷。
孔安國曰。安於法。包氏曰。惠恩惠。
新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

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古義 懷歸也。土者謂身之所安也。刑法也。惠恩惠也。此言治君子與治小人其道自不同也。懷於德者不以利動，惟善是親也。懷於土者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懷於刑者心樂儀刑，懷於惠者惟利是親。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其所以懷之者自不同也。

有女懷春見詩
 召南

徵 君子懷德，則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則小人懷惠。自然符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懷者思而弗措也。如有女懷春之懷，君上懷賢，則民安其土，其心不在政刑故也。民輕去鄉者，虐政所致也。德政無它安民而已，使民安其生，是謂安民。民思恩惠者，無恩惠故也。虐政之效也。朱註：懷刑為畏法，小人之事。

也。孔安國懷訓安，懷刑為安於法。學齋佔俾以為儀刑典刑之刑，皆非矣。皆不識古文辭。四句分為四事故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古 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孔安國曰：取怨之道。
新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古義 孔氏曰：放，依也。依利而行，言每事必依傍於利而行之也。多怨謂多取怨也。無怨德也。多怨不祥也。君子以義為主，故雖損於人而人不我怨。小人以利為本，故雖無損於人，反多取怨。中庸曰：正己而無怨於人，則無怨。

徵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者非君子之所貴也。主在

上之人言之。放訓依。出檀弓。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古何有者言不難。包氏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

新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古義禮讓以德而言。禮以制度而言。何有言不難也。此言以禮讓為國則人亦化之。何難為之。有若不以禮讓為國則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况於治國乎。古者專以禮為治國之要典。猶後世之用也。律

徵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朱註况於為國乎。非矣。禮者先王治國之具也。言先王為治國故設此禮。而今不能以禮讓為國。則以先王之禮為何所用乎。是有禮而不能用之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古包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

新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古義朱氏曰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人之實。此章亦聖人之常言。學者之準則不可不聽。受佩服焉。

說無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古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而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已

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古義吾道猶曰我之所道也一者不二之謂貫統也言道雖至廣然一而不雜則自能致天下之善而無所不統非多學而可能得也唯者應辭曾子直受之以為己之任猶顏子曰請事此語之謂盡己之謂忠付人之謂恕自竭盡己之心則於人無物我之隔能付度人之心則癢痾疾痛舉切於我身矣曾子以為忠恕足以盡夫子之道也因為門人述夫子一以貫之旨如此夫道一而已矣雖五常百行至為多端然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之至一可以統天下之萬善故夫子不曰心

不曰理唯曰吾道一以貫之也而忠蓋盡已則接人必實而無欺詐之念恕以付人則待物寬宥而無刻薄之弊既忠且恕則可以至於仁矣豈復有他岐之可惑者乎哉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特以忠恕明之其有旨哉論曰聖人之道不過彝倫細常之間而濟人為大故曾子以忠恕發揮夫子一以貫之之旨嗚呼傳聖人之道而告之後學其旨明且盡矣夫子嘗答樊遲問仁曰與人忠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夫子唯曰其恕乎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無近焉可見忠恕二者乃求仁之至要而非以忠恕訓一貫者也蓋忠恕所以一貫之也非以忠恕訓一貫也先儒以為夫子之心一理渾然而應曲當惟曾子有見於此而非學者之所能與知也故借學者忠恕之目以曉一貫之旨豈然乎哉

徵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吾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孔子所由故曰吾道曾子曰唯唯然也如男

然非與衛靈公
唯唯否否史記
自叙傳而篇
正唯述而篇
宋儒謂見衛靈
公集註尹氏說

唯女俞俞訓然則唯亦然子貢曰然非與如漢文唯唯否否也又難經曰然皆如今人曰是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即後世政爾也皆可推宋儒謂曾子深喻之曰唯子貢不能如曾子之唯乃其優劣矣殊不知記者有詳畧也果其言之是乎其它諸章諸子問政問仁類唯錄孔子之答而已迺以為諸子皆不深喻哉可謂鑿矣大抵宋世禪學甚盛其渠魁者自聖自智稱尊王公前橫行一世儒者莫之能抗蓋後世無爵而尊者莫是過也儒者心羨之而風習所漸其所見亦似之故曰性曰

心。皆彼法所尚。豁然貫通。即彼頓悟。孔曾思孟。道統相承。即彼四七二三。遂以孔門一貫。大小大事。曾子之唯。即迦葉微笑矣。豈不見戲乎。過此以往。天理人欲。即真如無明。理氣即空假二諦。天道人道。即法身應身。聖賢即如來菩薩。十二元會。即成住壞空。持敬即坐禪。知行即解行。陽排而陰學之。至於其流裔。操戈自攻。要之不能出彼範圍中。悲哉。如此章一貫之旨。誠非不能大知之者所及。然游夏以上。豈不與聞。特門人所錄。偶有參與賜耳。千載之後。據遺文僅存者。而謂二子獨得聞之。又

公若時見
宋如生
五知否
知否史時

以其有詳畧而為二子優劣。可不謂鑿乎。蓋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先王為安民立之。故其道有仁焉者。有智焉者。有義焉者。有勇焉者。有儉焉者。有恭焉者。有神焉者。有人焉者。有似自然焉者。有似偽焉者。有本焉者。有末焉者。有近焉者。有遠焉者。有禮焉。有樂焉。有兵焉。有刑焉。制度云為。不可以一盡焉。紛雜乎不可得而究焉。故命之曰文。又曰。儒者之道。博而寡要。然要其所統會。莫不歸於安民焉者。故孔門教人。曰依於仁。曰博文約禮。謂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也。學先王之

依於仁述而篇
博文約禮兩見
雍也顏淵

道非博則不足盡之。故曰博文。欲歸諸已。則莫如以禮。故曰約禮。然禮亦繁矣哉。故又教之以仁。仁先王之一德也。故謂先王之道仁盡之。則不可矣。然先王之道。統會於安民。故仁先王之大德也。依於仁。則先王之道。可以貫之矣。故不曰一。而曰一以貫之。辟諸錢與緼。仁。緼也。先王之道。錢也。謂錢即緼可乎。是一貫之旨也。宋儒亦有錢緼之喻。以一理為緼。然一理貫萬理。則萬理一理之分。豈容言貫乎。一理貫萬事。則岐精粗而二之。依然老佛之見已。可謂不成喻矣。忠恕者為仁之方也。故曾

錢緼之喻見大全朱說

堯舜之道云云孟子告子篇

後儒諸說散見集註及大全

子云爾。然忠恕豈能盡先王之道乎。由此以往。庶幾可以盡之。示之以其方也。故而已矣者。非竭盡而無餘之辭。亦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豈盡於堯舜之道乎。亦言由此則可以盡之耳。此章之義。後儒或以為一理。或以為一心。或以為誠。其謂之一理者。昧乎貫字也。其謂之一心者。不知先王之道也。其謂之誠者。僅謂動容周旋中禮耳。不知孔子之所為道也。忠者。為人謀而委曲周悉。莫不盡已之心也。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謂也。皆以與人交者言之。仁之為道。亦在與人交之間。

三忠恕朱子說
見大全

而長之養之。匡之成之。使各遂其生者也。然仁道至大。非門人之所能。故以忠恕示其方也。如舊註天道也。人道也。體也用也。天之忠恕也。聖人之忠恕也。學者之忠恕也。皆堅白類耳。任口而言其理。則莫有不可言者。然求諸古言。豈若是其恣乎。可謂道之賊已。皇侃本貫之下有哉字。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古孔安國曰
喻猶曉也

新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

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古義喻曉也。猶四體不言而喻。言觸物隨事自能通曉也。此言君子小人所好不同。故心之所趨從殊。君子之所好在於義。故其曉於義也甚速。小人之所好在於利。故其曉於利也亦甚速。學者以此自省。則庶乎不至為小人之歸矣。

徵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者。在上之人也。

雖在下而有在上之德。亦謂之君子。小人者。細民也。雖在上而有細民之心。亦謂之小人。義者。詩書所載先王之古義也。古之人據先王之古義以裁決事之宜焉。古學既亡。人妄取諸已臆。謂之義。非義之義也。後儒解義以宜。以裁決。皆其一端耳。其

書曰已見

孟子曰離婁篇傳曰已見

義以方外易文

言大義滅親左傳隱公四年不仕無義微子篇易曰繫辭

源昉於誤讀孟子。以羞惡之心為義耳。朱子曰。義者天理之所宜。以此而贊義。何不可之有。苟不本諸先王之古義。將何所取乎。禮義一類。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可以見已。歷觀經傳。有禮之義者。此先王所以制禮之義也。有以人臣言之者。如義以方外。大義滅親。不仕無義。及出處進退之義。是也。有以利對言者。如此章是也。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蓋民以營生為心者也。其孰不欲利焉。君子者奉天職者也。理其財。使民安其生焉。是

先王之道之義也。故凡言義者。雖不與利對言。然莫不歸於安民之仁者。為是故也。故義者士君子之所務。利者民之所務。故喻人之道。於君子則以義。於小人則以利。雖君子豈不欲利乎。雖小人豈不悅義乎。所務異也。宋儒以為語君子小人所自喻者。乃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是其意謂聖人洞見其心焉。果其說之是乎。君子小人。其心判然霄壤。雖聖人終不能化小人也。於是乎惡惡之心。勝而先王孔子之仁。斯焉。豈不悲乎。觀書盤庚。專以生生喻之。喻民之道。自古為爾。喻君子以利。而後

張儀蘓秦之術行於天下也。宋儒貴心學。動求諸己。於義利之辨。剖毫剖釐。務探心術之微。究其歸。不過於徒評論是務耳。孔子之言。豈其然乎。學者察諸。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古包氏曰思與賢者等

新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古義朱氏曰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此言見人之賢不肖皆不可不反求之於己也。人之常情見賢則必忌憚之見不賢則必譏笑之。非惟不知反求於己。適足以害其德也。

夫見賢而不思齊無志者也。見不賢而不內省無恥者也。無志無恥者所謂自暴自棄者而不可與有為也。

必矣。徵無說。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古包氏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包氏曰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

新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疾怨起敬起孝也。

古義幾微也。幾諫謂微詞以諷也。不違者謂姑順父母之意而不遂已之諫也。勞慰勞也。諫父母之

道尤忌徑直要在微婉其詞以委曲諷導之焉耳若父母有過而不諫則陷親於不義諫而忤親之意則亦為不孝唯能敬能勞不違不怨而後為能得事父母之道也苟如此則父母之心亦有所感而諫得行也

徵事父母幾諫朱子引內則大得古學之意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古鄭玄曰猶常也

新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古義鄭氏曰方猶常謂可遊之方也人子遠遊則為日久廢養多而不能使父母無倚門之憂故曰

不遠遊其遊每有定所而不事漫遊則無所貽憂故曰遊必有方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可謂能發孝子之心也

徵遊必有方如博學無方之方鄭玄曰方猶常也

為得之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古鄭玄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為

新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古義此章重出凡諸章重出者蓋夫子屢言而門人互錄之意味深長學者宜深玩而詳思焉

徵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複出而

逸其半非也孔子曰知言又曰非先王之法言不

博學無方禮記內則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禮記

集賢卷之四

二十五

主忠信兩見學而子罕君子不重章學而篇

敢道故孔子多誦古言。論語所載不皆孔子之言矣。蓋父在則觀其志。父沒則觀其行。古言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亦古言也。孔子或並引。或單誦。非複出矣。所以並引者。以見學貴博也。并二言而義圓矣。門人所以又錄其單者。以見孔子用古言之方也。如主忠信。亦非複出而逸半者矣。仁齋先生以君子不重章非一時之言。可謂善讀書。然未識孔子誦古言。悲哉。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古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新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古義知猶記憶也。此言常記父母之年。則見其壽。為喜。見其衰。以為懼。喜懼交臻。而愛親之心。不能自己。其不可不知也。如此聖人之言。天下之至理。到此而盡矣。教到此而極矣。不可以其語平易而忽諸。徵無說。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包氏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為身行之將不及

新言古者所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也。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如其所行。諸其口。必不易矣。

古義逮及也。朱氏曰：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此言出言之易而躬履之難也。夫言而不稱，可恥之甚也。古人尚實而不貴華，故恥之如此。徵無說。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古孔安國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則無憂患。

新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古義約者檢束之謂。言修身處事皆當檢束也。聖人之言猶著龜神明，必應必驗。此言至淺，然從此則得違此則失，必然之理也。不可不篤信而深守之。

徵以約失之者鮮矣。此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意。古單言約者，困約與約束耳。孔安國、朱子胥失之。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孟子告子篇。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古包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

新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古義包氏曰：訥，遲鈍也。此夫子言君子之心，以勉學者也。胡氏曰：敏，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自不能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

徵無說。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古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

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古義朱氏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人不知而不

愠君子之心也。然德不孤，必有鄰。必有鄰，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德之既成，必無孤立之理。以定學者之志，亦祿在其中之意。學者惟當患德之不成，而無以饑渴為心害也。

臣哉鄰哉書益

易曰文言 詩云大雅烝民

徵德不孤，必有鄰。鄰，如臣哉鄰哉之鄰，謂必有助也。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亦謂多助者也。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德之所以多助也。夫德而莫有助焉者，則湯與文王，豈七十里若百里而興乎哉？古註引方以類聚，同志相求，可謂謬矣。仁齋先生引祿在其中矣，可謂鄙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古數謂速數之數

新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古義數，煩數也。此言事君交友皆當以禮進也。若褻狎戲弄，屢相往來，至於煩數焉，則為臣取辱為友見疏，當自戒也。故事君者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則不辱矣。與朋友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不疏矣。

徵事君數，數必古言，謂屢諫也。朱註為得之，蓋人不可以言喻也。貴自得之也。如憤悱啟發，可以見己。自孟子以言語強聒，而後斯義遂泯矣。仁齋先生據古註為煩數之義，曰：褻狎戲弄，屢相往來，至於煩數焉。臣之於君，有職守在，豈可以屢相往來

言之哉。士之居學。比諸百工居肆。則朋友同筆硯者尚矣。何翅屢相往來已乎哉。其失亦坐不識古言。而徒以字義解已。

論語徵集覽卷之四 終

